

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

李凉谐趣武侠系列



# 江湖一担皮



续集

「台湾」李凉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东53A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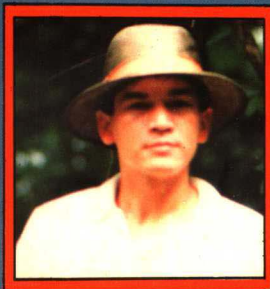
44568  
JH4  
22  
C-1

# 江湖一担皮

续集

下

李凉谐趣系列⑭ / 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**李凉** 本名詹大光。由台湾电影界编导而改写武侠，以外女作《奇神杨小邪》轰动台湾。其文笔清新、诙谐，妙趣横生，一反血腥江湖古板老套，独开谐谑武侠一派。又因本人风流倜傥，相貌酷似刘德华，被青年目为偶像，其作品销量竟凌驾古龙等名家之上。

李凉

谐趣精品

- 惊神关小刀
- 江湖风神帮
- 矛盾天师
- 酒狂任小赌
- 江湖急救站
- 天才混混
- 天下第一当
- 妙贼丁小勾
- 暗器高手
- 狂侠南宫鹰
- 神偷绿小千
- 天才小痴
- 淘气世家
- 江湖一担皮
- 新蜀山剑侠传

ISBN 7-80599-613-X



9 787805 996134 >

定价(正续全五册):38.00 元

## 第十章 无毒不丈夫

夜静了，人已入睡。

在自己家里睡觉，没什么好不放心，所以，小天睡的很快、很熟。

但是，当深夜人静的大街上，传起急骤的马蹄声时，他立刻清醒过来，同时直觉的感觉到，这一阵马蹄声会为自己带来一些烦恼。

他依旧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在他思绪如飞的脑中，他衷心地希望，自己的猜测失灵。

没多久，马蹄声戛然而止，但是，小天听得出，马匹正是停在归来住门口。他叹口气，翻坐而起，开始着衣。

他才刚穿好衣服，便听到戊大海在门外，谨慎地轻叩门扉，禀道：“少爷，裴大首脑有急事求见。”

小天剔亮桌上的油灯，坐在桌边，虚手往门上一招，喀一声，门栓被他隔空抬起，他淡然道：“请裴大首脑进来吧！”

门咿呀地被人轻轻推开，来人仔细地反身将门关好，等他转过身，小天对着这位身如元宝，胖如弥勒，魁如小山，年约四旬的渝州大首脑裴忌，招呼道：“裴大首脑，好久不见。”

他们俩，在昔日翔龙社龙魂厅所招开的大会中，见过一

面。

裴忌正要答话，却看见小天已然着装完备，不由愣道：“少爷，还没休息？”

小天轻笑道：“睡了，可是听到你的马蹄声，就知道睡不安稳，干脆先起来等你。”

裴忌惊讶道：“少爷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你可是已经听到消息？”

小天故作神秘道：“我捏指一算，可知过去、未来，当然算得出你要来。”

裴忌一张嘴，张得大大的，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小天发呆。

小天看他的模样，不禁呵呵直笑。

但是，为怕耽误正事，他收起嬉戏的态度，正经道：“裴大首脑，刚刚我和你开玩笑，你可别信以为真，其实，我是因为听到有人深夜急行，而马匹又是停在客栈门口，故而推测是社里有事，才派人连夜赶来。”

裴忌恍然大悟，却为自己方才的失态，觉得惭愧，没想到江湖混老的自己，竟如此容易被人唬住。

而他更是打心眼里佩服小天的功力，因为从客栈门口，到小天休憩的房间之间，最少有二十来丈的距离，小天竟能清楚地听出马匹在门外停留。

这种耳力，堪为天下少有。

小天见他一个劲儿，站着发愣，遂出声道：“裴大首脑，你不坐下来休息、休息，顺便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，使你亲自连夜自渝州赶来？”

裴忌悚然惊觉，连忙拱手谢坐，坐定之后，他面呈忧色，严

肃地道：“少爷，大事不好！”

小天诧异道：“什么事不好，竟然使你如此紧张？”

裴忌正色道：“根据咱们社里派在江湖之中的眼线报告，紫薇宫已和黑衣蒙面人正式联手，想要称江霸江湖。”

小天淡笑道：“这是预料中的事，毕竟，我和小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，他们双方若不联手，那才叫笨。”

悲忌苦笑道：“可是，少爷可知道，他们联手后的第一个目标在哪里？”

小天奇道：“难道，他们不是要对付我和小仙？”

裴忌沉重道：“根据消息来源，他们首先要消灭的敌人，就是咱们的翔龙社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天赫然一惊，砰地一掌将那张坚硬结实的檀木圆桌，震的粉碎。

他起身大怒道：“他姥姥的，他们竟然如此可恶，竟敢打翔龙社的主意？不行，我得赶回总堂口去。”

裴忌连忙陪站而起，禀道：“少爷，魁首正是此意，他知道你目前行踪，于是传谕属下，特地前来请少爷赶回社里，以应大敌。”

小天心急如焚，举步就住房门走去，匆匆道：“我马上就上路。”

裴忌在他身后忙叫道：“少爷，你不收拾行李？”

小天霍然拉开房门，头也不回道：“家都快没了，还要什么行李。”

在他门口一顿，扭头对裴忌扮个鬼脸，道：“何况，我除了身上穿的以外，根本没啥行李。”

他踏出门外，只见小仙和符龙飞已经打点完毕，正在花园

的假山旁等他。

他蹙眉道：“你们干嘛？你们不是明天早上才走？”

“干嘛？”小仙瞪他一眼，不悦道：“刚刚是谁提到我名字，说我是紫薇宫和黑衣蒙面人的共同敌人？现在你问干嘛？我还想问你是什么意思，竟然想丢下我，自己溜回翔龙社，去和他们演全本铁公鸡正传，我交到你这种弃友脱逃的朋友，真是不幸。”

小天苦笑道：“可是，翔龙社和丐帮一南一北，如果你和我回翔龙社，那谁陪符老大到洞庭湖君山？”

符龙飞重重一咳，怨责道：“小天，你实在不够意思，难道你认为咱们交情不够，所以，不请我去你家坐坐？”

小天怪叫道：“什么话？如果现在请你到我家，可不光让你坐坐就能了事，你到盘龙岭，可是要玩命的呐！”

符龙飞衣袖一摆，潇洒道：“那又如何？你以为我无命可玩？”

小天气馁道：“可是，如此一来，神龙宫不就和翔龙社扯上关系，不就违反我的愿意。”

小仙顿足道：“你真是笨呐，还不是普通的笨，你当初不愿意让神龙宫搅和进来，是因为怕会破坏势力均衡，如今人家都已经联上手，准备吃掉你家，你还顾虑什么？莫不成，等翔龙社完蛋大吉，你才要找人帮手？”

小天撇撇嘴道：“你别忘了，还有你呢！你一人身系两家势力，如此一来，咱们不成了四打二的局面？”

小仙狂道：“是又如何？谁叫他们先找碴，反正这种人，通通该杀！”小仙右手犹自狠狠一切，以示决心。

她接道：“否则，只怕下一个目标，他们就要找到黄山，把

我家给摆平。”

她反过手背，指着小天胸膛，谑道：“我是利用你，为我家解难，你懂不懂？你怎么可以不给我利用一下，太不给我面子。”

小天看着小仙和符龙飞两人眼中，坚定的神情，心窝深处，漾着一股暖暖的热流，令人好烫贴、好窝心。

他蓦地伸手，重重捶向面前两人肩膀，豁出去道：“好，利用就利用，看看到底谁利用谁，走！”

小仙龇牙咧嘴，揉着肩头，笑骂道：“他爷爷的，走就走，你打那么用力干嘛，万一被你打伤，你就得自己回翔龙神去玩命。”

小天嘿嘿笑道：“正合我意！”

符龙飞反应迅速道：“少来，我是跟定你，你可别想甩开我，小仙不去，是他的事，与我无关。”

小仙埋怨道：“符老大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……”

小天截口道：“是呀，你又不是女孩子，跟定我又如何，我也不可能娶你，何况咱们都是男的，你若跟太紧，人家会以为咱们俩是玻璃圈里的人，万一某人误会我是同性恋，不肯嫁给我，那是会妨害我一生的幸福呐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小仙和符龙飞异口同声啐骂着，同时，双双飞起右脚，踹向小天。

小天哈哈大笑，身形倏晃，已然掠上客栈的墙头，他眨眨眼，扬声道：“我要走啦！你们到底来不来？裴大首脑，麻烦你传个话给我老爹，就说我尽快回去。”他人影再闪，已经消失于墙外。

小仙电射追去，符龙飞礼数周全地向裴忌急急拱手道别。

就在他掠空而去的同时，丢下一句话：“戊头儿，烦请将我房中的骨灰缸，先行送往君山丐帮总舵，谢谢……”

话言犹在空中飘荡，他的人影，早已鸿飞冥冥，不知所踪，其轻功之佳，速度之快，却也只比小仙稍逊半筹。

裴忌目送三人相继续离去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希望他们能赶得及。”

他回头对戊大海交待一番，便也急着赶回渝州，传送小天行踪之事，戊大海等人，在他离开后，亦是各自散去……

夜，再次恢复原有的宁静。

但是，人呢？

人已达江边，乘着夜舟，连夜渡江而去，奔向心悬意念的家园……

小天一行三人连夜渡江之后，半夜的时间，赶出百余里外，纵贯四川盆地，狠命往翔龙社飞驰。

但是，天亮之后，路上、野外渐有人迹，再以三人经过半夜的奔驰，耗力颇巨，已经有些疲乏。

故而，小天便雇了一辆双辕马车，往北行去，三人便趁着白天的时间赶路，晚上亦养足体力，可以施展轻功，全力地纵掠飞行。

以如此日夜兼程的赶路方式，小天估计，最迟五天，便可以回到翔龙社。

可是，人算不发天算，小天的算盘打得虽精，老天爷却似乎有意和他作对，偏偏不让他如愿。

巴山夜雨、西南漏天，便是小天他们三人此时的遭遇。

其实，春早、夏热、秋雨、冬暖，正是四川典型气候状况，只

是小天他们不知而已，所以，落得三人在夜中被滂沱大雨淋成落汤鸡。

遮天的雨幕，漆黑的四野，小天他们三人根本无法赶路，不幸的是，此时三人早已错过宿头，更别提有地方休息。

于是，他们只好一脚高，一脚低，踩着奔流如溪的积水，在大雨中摸黑前进。

· 突然——

“哎唷！”走在最后面的符龙飞惨叫一声。

小天急忙停身探问：“符老大，怎么回事？”

雨中再次传来“哎唷”、“哗啦”的响声。

换成符龙飞问：“我没事，你们怎么啦？”

小天透过雨幕，瘪笑道：“呵呵，有人撞倒我。”

小仙在黑暗中骂道：“谁叫你挡在我走的路上，是你绊倒我才对。”

符龙飞方才在黑夜中撞上一棵大树，如今闻言，大概猜得出是怎么一个景象。

他无奈地苦笑几声，一步一停，小心翼翼地朝着二人出声的地方接近。

“小心！”小天的警告刚响起，却已经慢上了一步。

哎唷、哎唷、哎唷！

出自三个人口中，声调各异的惨叫，同时响起。

符龙飞呵笑着抱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以为我已经很小心，谁知道……”

小天呻吟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能不能请你的尊臀，先离开我的排仔骨？”

符龙飞愣道：“排仔骨？什么是排仔骨？”

“就是我的肋骨，你正坐在我的肋骨上。”小天气苦地大声吼着，接着他半真半假地哎唷呻吟一下。

符龙飞恍然大悟，连忙翻身而起，呵呵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自己运气好，坐到海绵沙发。”

“哇！”小仙高声惨叫，啪的一声，黑暗之中，搞不清楚到底谁打谁。

“发你的头，符老大，你要死啦！干嘛踩我！”小仙恨恨地埋怨着。

结果，雨中竟是小天回答：“是他踩你，你干嘛打我？”

“喔……”

接着，三个人忍不住在雨中放声大笑。

良久……

小天笑喘着道：“唉，老天真是无眼，明知咱们要赶路，竟然故意下这种雨，这么乌漆嘛黑，我看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样不管用，一样有看没有见。”

小仙哀声叹气道：“我十二万分认真地宣布：我放弃在这种不是人赶路的夜里赶路。”

符龙飞道：“我心有戚戚焉，在这种夜里赶路的，都不是人。”

小天道：“好嘛，我知道自己不是普通的笨，可不可以？”

小仙哼口恶声道：“总算有人知道自己实在不是东西，竟然你先认错，我只好省去那些仁慈的批评。”

符龙飞呵呵轻笑，他心想：“小仙说话真有学问，不是东西这种恶毒的话先骂，再省去仁慈的批评，她可真是仁慈！”

小天已经叹道：“骂都给你骂去，你不用故意装好人，贼精！”

小仙嘻嘻贼笑，感到得意无比。

符龙飞插嘴问：“接下来怎么办？咱们要不要躲雨，等天亮再赶路？”

“躲雨？”小天反问：“还有必要躲吗？而且……你往哪里躲？”

符龙飞苦笑道：“说的也是，那么咱们就坐在这里淋雨，等天亮？万一咱们恰好坐在洪水道上，那怎么办？”

小仙嘿笑道：“不怎么办，这种雨差多啦，和上次在苗疆风雷奇阵里面遇上的雨比起来，就像小孩子在洒尿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”

“风雷奇阵？”符龙飞好奇问：“就是你们找到爷爷尸骨的地方？那里的雨怎么样？说来听听如何？”

提起这段光荣的历史，小天和小仙两人特别来劲，当下坐在夜雨之中，开始细诉二人的苗疆之行……

天亮了。

连夜的雨，就像见不得光似的，在天色由黑转灰，由灰渐白的时候，悄然停止，只留下地上一滩滩的浅水洼，和自叶尖滴落的水珠。

小天他们仍旧一身湿透，却已经在清新无尘的空气中，顶着凉风上路。

小仙耙耙湿乱如杂草的头发，抬头看着四周有如剑峰般相对的相连崖峰，惊噫道：“咱们已经到了剑门山耶！”

小天呢眼问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小仙懒懒道：“不知如何，只是突然想到，再过去没多远的剑门关，人称剑门天下险，不知险到如何！”

符龙飞笑道：“我听说剑门山上，有处剑阁，是凿通山壁建成，沿着石阶上去，经过剑阁时，一边是石壁，另一边便是万丈深崖，地势惊险万分。”

小天突兀道：“那倒是设下埋伏的好地方。”

小仙瞄他一眼，啐道：“你别那么神经质好不好，才提到地势惊险，就想到埋伏，你还怕没人陷害你，是不是？”

小天正经道：“不是神经质！”

他见小仙和符龙飞被他严肃的口气钓上，这才嬉皮笑脸，得意道：“是职业病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小仙笑谑道：“我看是神经病，你又不是职业杀手，哪有什么职业病？”

小天正色解释道：“这你就不懂，你想想看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在闯江湖？闯江湖是不是要处处小心？”

“是又如何？”

“既然是，那么闯江湖便是咱们从事的职业，我会想到埋伏，当然算是职业病。”

符龙飞呵笑着不予置评，因为就算是歪理，也占着个理字，何况，想和小天斗嘴，他还差的远。

小仙哼了一哼，骂道：“贼人，我懒得理你。”

小天得意的呵呵直笑，屈指算来，他沦落江湖已近年余，回想一年前，他刚出道时，还被小仙笑他是少林寺木人巷出身，一副木木呆呆的德性，如今，小仙和他斗，十次有八次要吃大甲鱼（鳖）。

这将近一年的磨练，可真是使他脱胎换骨，叫人刮目相看。

剑阁牌坊，虽称剑，但是指的是形势如在剑口，而非状似

剑刃。

一道绵沿的石阶，迤邐而上，不下数百级，由下向上仰望，剑阁像是凭空多出来的牌坊，石阶在牌坊后失去踪影，好像，到达剑阁，便到达虚无飘渺的南天门。

小天他们三人，都是首次经过剑阁。

对这半山开凿的剑阁，不禁啧啧称奇。

由于石道甚窄，只容一人通行，所以三人鱼贯而上。

走在中间的小仙，突发奇想问：“小天，猜猜看待会儿到了剑阁，第一眼会看到什么，猜到了，午饭我请客。”

小天回头轻笑道：“难得呀难得，小叫化想请客，如果我不猜，岂不是太对不起你？”

于是，他认真思考之后，嘻嘻笑道：“我猜咱们到达剑阁，最先看到的……还是石阶。”

小仙道：“废话，石阶只是经过剑阁，又不是断掉没有，当然会有石阶，这不算，我是说除了石阶以外的东西。”

小天贼笑：“你刚才又没说石阶不算，等我说出答案，你才说不行，这简直是赖皮，你是不是怕输，没关系，那就别赌。”

小仙嗔道：“谁说我怕输，石阶就石阶，谁怕谁来着。”

她扭头问：“符老大，你说呢？待会儿过剑阁时，你认为第一眼会看到什么东西？”

符龙飞呵呵笑道：“小天往下看是石阶，我往上看是云雾。”

小仙气馁道：“跟你们这种人打赌，真是一点幻想力也没有，算了！”

符龙飞轻笑反问：“那你认为，咱们会看见什么东西？”

小仙眯着眼考虑半晌，最后，肯定道：“石头，我认为是一

块从天而降的大石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小天 and 符龙飞异口同声，好奇地问。

小仙呵呵笑道：“哎呀，这就是幻想嘛，我在想，说不定咱们经过剑阁时，恰巧飞起一阵大风，不小心吹落一块大石头，砸向咱们。”

“神经病！”

小仙不理睬小天的白眼，得意呵笑着继续她的幻想。

眼见剑阁越来越近，由于小仙提出的赌局，使得三人不禁特别留意自己的第一眼，想知道，到底会看见什么预料外的东西。

眼看着小天已经通过剑阁的牌坊下面……

突然——

符龙飞大吼道：“小心，落石。”

他叫完之后，马上往山壁贴去，一颗百斤重的巨石，擦着他的背脊掠过，带起一些衣服碎片和一溜血珠子，向万丈深崖掉去。

小仙的人，刚踏出剑阁两步，闻言立即闪身蹿回剑阁狭窄的牌坊下，看着自己的幻想成真。

只有小天最惨，他已经离剑阁有六、七步远，正好处在石阶转弯的地方，立脚之处已是特别的窄，根本无处可避落石。

眼见着一颗数吨重的巨石，轰然而落。

小仙骇然惊叫：“快躲！”

躲？往哪里躲？

小天苦笑一声，猛然吸气，翻身掠向万丈绝崖。

“小天！”

惊呼之声，犹在小仙和符龙飞口中打转，小天蓦地振臂长

啸，啸声直穿云霄，小天身形突兀地笔直拔空数丈。

他接着大喝一声，凌空扭腰，身形如箭，直射落石来处的山顶。

落石只这么突如其来一阵，山顶立刻平静如常，只有滚下深崖的大石头，隐隐发出轰隆的撞击声。

小仙一见落石已停，立即闪出剑阁牌坊下，点着石壁掠上山顶。

符龙飞只觉背上有些刺痛，可是并无大碍，于是，紧跟着小仙之后，纵身爬上了山顶之处。

山顶上，小天正弯腰低头，检视着地面一些杂沓的足踪。

小仙停在他身边，急忙问：“如何？”

小天冷哼道：“落石是人为的，可不是被风吹下去。你看，这里有脚印，还有那些有几处搬动石头后，留下来的泥痕。”

小仙仔细看过之后，蹙眉道：“你上来时没看到人影？”

小天摇头。

符龙飞掠上山顶，看到小天他们，立刻高声问：“发现什么没有？”

小仙回答道：“是人为的，可是人跑了。”

符龙飞走近之后，凝视着地面的痕迹，沉声道：“好狠，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”

小天臆测道：“不是紫微宫，就是黑衣蒙面人。”

小仙脱口骂道：“他爷爷的。”

“不妙！”小天突然顿足恨道：“咱们被人设计啦！”

小仙嘲弄道：“石头都砸完，你现在才想到这是陷阱？你的反应也未免太迟顿了吧！”

小天担忧的没时间说话，他分析道：“我看咱们回翔龙社